

◆胡竹峰专栏·南游记

去火山口

午后与友人李宁去火山口公园，天气极热，步行几十步，出汗如浆。迎面一妇人汗水浸透妆容，粉底如屋露痕，遮不住肤色。行至半腰，路边小摊有椰子，两人各自抱得一个，畅饮而尽，身体方才得了些许清凉。

当年火山熔岩流动冷却而形成玄武岩块，形状百态、大小不一。岩块流过，是火是热是毁灭。公园至今还有岩溶流淌的遗迹，如波似浪，当日定有一番骇然景象。火山喷发，隆隆声响中，只怕地面也震得摇动。

火山口不大，方圆百米左右，有小路可绕行一圈。此地为海口海拔最高处。进得火山口，只觉得闷热无比，游人多不愿久留，匆匆下山而去。

清人吴振臣见过火山爆发，晚年《宁古塔纪略》一书中录见闻道——烟火冲天，其音如雷，声传五六十里开外，昼夜不绝，火山口中飞出来的皆黑石硫磺之类，经年不断……热气逼人三十余里。

《逸周书》认为人强胜天。实在，人胜不了天，只能顺应。天地之威，所谓山崩地裂，人力不过螳螂两臂。古人上祭天，下祭地，为国之大祭。旧俗结夫妇礼，第一要事是拜天地。

过打铁巷

连连奔波，颇感疲倦。
未出门，读书，饮茶半日。养一养静气，文章静中来，此决不可忘也。
午后去骑楼，过打铁巷，相传古时有几家铁器作坊，每天叮叮当当打铁声不绝于耳，因有此名。

走进打铁巷，民居新旧混搭。市井声音喧哗，人间烟火，抚摸得人心熨帖，当初的打铁声早已销声匿迹。是最寻常的小巷子，入目皆是老旧的房子，夏日光照也变得老旧，散发出梅雨气息。藤萝野菜，爬在苦楚的老墙，欲说还休又肆无忌惮。一些老人迎面走过，历经沧桑的脸不动声色，写满了往事。

小时候常去铁匠铺，四壁上挂满农具，锄头、犁、钉耙、斧头、柴刀……

铁匠铺是两间窄小的瓦屋，屋子里放个大火炉，炉边架有风箱，风箱一拉，风进火炉，炉膛内火苗直蹿。铁器在炉中烧红，拿钳子夹到大铁墩上，一人掌小锤敲打，一个握大锤锻打。不断翻动铁料，铁器渐渐成形。

打铁有古风，想起当年在洛阳大街上光着膀子抡锤打铁的嵇康与向秀，把时光敲打得叮当作响。

有邻人是铁匠，是同宗长辈，打铁铺子建在他家后山。偶尔路过，会听见锤声快乐地响起来了，和着春日的斑鸠，夏日的布谷，秋日大雁的声音，冬天时候，还有麻雀在铺子外的枞树上叽叽喳喳乱叫。铁匠敲小锤，他的女人抡起大锤，风箱不住地吹着，火焰吞吞吐吐向四周伸出，烧成赤红的铁块软软的像饴糖，铁锤砸下去，迸出丝丝美丽的又让人害怕的火星。火星飞溅在衣服上，日头久了，衣服留下了一个小洞。村庄冷枯，铁匠铺永久不变的声音在乡村的静寂中响着，听在耳中有无限生机。天空是蔚蓝的，白色的云远远地在移动，一只公鸡带着母鸡在收割完的稻田里扒食。

铁匠后来暴病死了，现在回家，偶尔还可以看见当年他打制的铁器，上面有他的印，是名号“少林”二字，也有“胡少林”三字的。柴刀还在，砍柴人走远了。铁器还在，打铁匠走远了。铁匠死后，留下一对儿女。几年后，他的女人服药自尽，他的父亲也上吊死了。人间总有看不见的艰辛与苦难。好死不如赖活，最怕连赖活都活不成。

清补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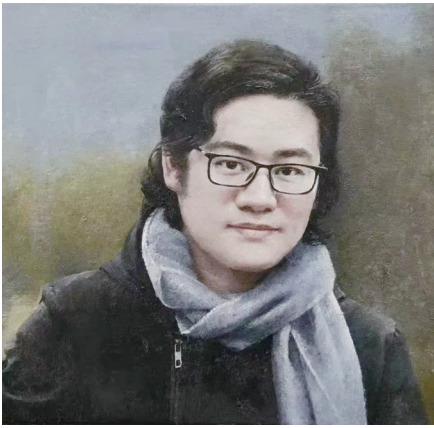
静养半日。
午后小睡片刻，出去吃老爸茶。说是当年渔民水上归来，聚众饮谈，消遣时光，得一份悠然。茶客极多，耳畔人声嘈杂如闷雷。

又吃得一碗清补凉，清补凉的名字大好，不是清凉补，并非非清凉，偏是清补凉，所谓清静自然凉吧。

清补凉用料为绿豆、红豆、山药、莲子、芡实、薏米、西米、百合、红枣之类，也加入西瓜、菠萝、荔枝等水果，用椰水、椰奶、冰沙做成。一碗清补凉，化尽海南半天暑热。

傍晚时候去废旧的船厂，几艘铁船泊在海岸边，夕阳照过，尽是沧桑，又觉得老船还有万里之志。

烈士残年比美人迟暮更怆然。
美人迟暮老的是皮相，烈士残年，最无奈英雄气短，让人伤怀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◆人间小景

出村记

舒敬东

过了桥亭，出了巷口，到了永胜家的晒谷场，我的胆气便一点一点地浮了上来，魂魄也渐渐附了体。村外朦朦胧胧的，数米之外，依然辨不分明，感觉如两样了，似溺水的人终于挣扎到了沙滩上。

终于出村了，我长舒一口气。

放缓脚步之后，我才感到肩上海包的重量与掌心的濡湿。从家到村口的这段路，虽说只有区区三里之长，却总是让我莫名紧张，仿佛经历了一场大考。

那年中考，偌大的村落，仅有两人考取县城高中，除了我，还有一个女生。女生家在村中央，我家在村边沿，开了南院的门，便是水田。如同我在岸边堤坝上，她在水中央，眼看着碧波一圈圈地荡开来，可还没到岸边，转眼就不见了。那时的男生和女生，就是如此之情形。这女生瘦瘦长长的，又不言不语，我至今连她的名字都叫不确切，简直就是个路人。

这个路人，却让我痛悔到如今。

每天清晨，我与她在茫茫的雾气中擦肩而过，然后继续往前行。刚开始前面是两个蠕动的小黑点，渐渐便显出活动的人形。我从一侧越过，两眼余光却告诉我，另一个人是她的母亲。这情形一多，我便知道，她母亲每天清晨都要护送她出村，然后再送上一程。

看来，担惊受怕的并不是我一人。怕什么呢？我至今也说不清楚，可就是莫名害怕。前些年，父母相继过世，我都是后半夜赶回家，村里悄然无声，当年莫名的害怕早已荡然无存，唯有失去父母的悲痛涌上心头。

每天六点一过，我便背起书包，摸黑打开院门，朝黑里走去。秋冬时节，特别是年终的清晨，村里还是一团混沌，似夜一样。出门过桥，是我家的稻田，黑黝黝的，稻田旁边是隐隐约约一道灰白的泥土路，路的右侧是条小溪，水声便从更浓黑的草丛间逸出，“哗啦，哗啦”，异常清晰。稻田的尽头有道黑影，又像个人，我知道那是电线杆，还不怎么害怕。再往前就是泽华家了，孤零零的一片平房，高高低低的，我就不敢张望了，生怕旁边的篱笆从里会钻出个什么鬼怪来。

此时，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和怦怦的心跳，什么声响都没有，四下一片静寂，似乎活着的生命全在酣睡。我真希望此时能听到一两声鸡鸣，哪怕远处传来一两声狗吠，我也会视为为我助威壮胆的呐喊。这样我就不至于草木皆兵，充满恐慌与惊悚了。忽而听到“啪”的一声，我顿吃一惊，忙止住脚步，待发现眼前的池塘，才意识到是水中的游鱼发出的声响。白天里看去，这水面上到处都是水葫芦。夏天，三四头牛全泡在水中，惬意得很。



沙漠之光

张成林

摄

◆灯月闲话

此身只为语言来

黄骏骑

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，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、《中国语文》杂志主编，一生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，从事语言学、语言研究和语文知识普及工作。人们评价他：此身只为语言来。

早在1951年，他就与朱德熙先生合作，撰写了《语法修辞讲话》，评论报刊语文失误，解释说明语法常识，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分期发表，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后

来，这本书成为大、中学生语文学习的必读教科书。1970年代闹“书荒”，我到安庆师院“安庆地区中学教师培训班”进修，在学校图书馆看到这本书，如获至宝，硬是借来一字不漏地抄了下来，至今还保留着。

作家叶兆言撰文回忆说，我的伯父叶至善（叶圣陶先生之子）是开明书店的编辑，他每写完文章总喜欢请吕叔湘先生过目，请他提些意见。伯父常说，认真起来是没有底的。文

镇定之后，发现脚下已变得硬实且光滑了，也白了许多，自然是石板路了。走在石板路上，“吧嗒吧嗒”的响声始终尾随着我，如影随形，怎么也甩不掉。走进巷弄，那响声益发神出鬼没，时而出现在头顶上，时而又跑到房屋檐角……好几次我都想停下来看看到底是什么，如此缠人，可我始终不敢回头。过了杨耕家的弄口，便是队里的晒场了，平日里这儿很是热闹，赶集似的。但我依旧不敢张望，低着头，蹭蹭往前走。

却无意瞥见老灶家的院门洞开着，里面啥都看不清，又似乎啥都有，我后悔不已，忙往前走。又见前面林庆家的屋檐下，灰乎乎的一大排，是堆积的木柴？还是横放的板车？抑或是鬼怪？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，却又不敢多停留，情急之下，两眼一闭过去了，心却狂跳不止。晚上放学回来，我才发现那是个新做的棺材，还未上漆，用白塑料纸覆盖着，起风的时候，还巴拉巴拉作响。从此，这里就成了我的“鬼门关”，每路过一次，心就乱颤不已。

睁开眼还未走多远，竟听到了人的鼾声，“呼，呼……”这是我远未想到的。我想，是谁鼾声这么大，都飘出屋来了。一路想着，我便不知不觉地过了桥。过了桥，便是河街了。河街左侧是吉祥溪，街就是河堤，两米来宽，石板铺面。到了这里，潺潺的水声陪伴着我，我的心境略微好了些。不过，人家门口的天竹，或是门口条石上的畜糞什么的，还是会让我魂飞魄散，因为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像是人，又更怕是人。

过桥三四十米，有一小弄，从此弄进去，约行五六十米，便是那女生的家。第二学期开学不久，我就想，与其这样每天担惊受怕，倒不如我俩结伴而行。

不想，她却辍学了。这消息让我痛悔不已，总觉得她的辍学，我脱不了干系。



沙漠之光

张成林

摄

章经过吕先生的法眼，心里可以踏实许多。叶兆言说，我们家无论是谁，看到文章里的错字病句，就忍不住会说：“这要是吕先生看到了，肯定气得够呛！”

叶兆言在文中还记载了一件文坛趣事。1980年代中期，吕先生发现一本国家级、权威性很强的文学月刊上的错误实在太多，便愤愤不平地写信去一一订正。杂志社收到来信，态度倒是很虚心，还在杂志上发表了一封短信，一本正经地对吕先生表示谢意。可是这封短短的感谢信，竟然也是错误不断，甚至把吕叔湘先生的名字也给写错了，写成了“吕叔相”。我们全家人捧着这期刊物哈哈大笑，因为想象不出吕先生会生气成什么样子。文章里有些错免不了，可这次错得太离谱，已经接近是幽默了。

吕叔湘先生就是这样，怀着敬畏之心，一生都在和不健康的语句作斗争，努力维护着汉语的纯洁。

油布，铺细砂。贴着破锅的小洞，一次次倒着火红的铁水，“刺啦”一声，压平，砂磨，一连串动作有板有眼，毫不慌张，一只破锅转眼就在说笑声中补好了。拿回家，洗洗磨磨，凑合着又能用上几个月。补好的锅，小疤凸出。母亲会再三叮嘱：补了的锅，炒菜、洗锅、铲锅巴，要格外小心了。

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。乡村里的补锅匠看似简单，也有诀窍。补锅匠不但要有娴熟过硬的技巧，还得靠嘴皮子吃饭。有时等待补锅的人多了，就要有本事稳得住急躁性子的婆娘们，让她们耐心地等下去。补锅匠走村串巷，见多识广，满肚子新闻怪事，一边补锅，一边嘴里不停地胡乱乱吹。什么张家媳妇偷人被婆婆逮着了，李家婆娘夜里跟人跑了，某庄上的单身汉拐了个邻村特别靓丽的媳妇等等。嗨，别说，那些村庄上的婆娘们平日里无聊，个个听得津津有味。甚或有些人根本就不来补锅的，也挤在了人堆里追根刨底，忘记回家洗衣煮饭了，被饿着肚皮从田间收工的男人一顿臭骂。

如今，乡村的土灶已很稀少了，煮饭、烧水，都用上了电茶壶、电饭煲、燃气灶，方便快捷。但炒出的菜，烧出的排骨汤、草鸡汤、鲫鱼汤……永远也吃不出从前那种感觉了。村庄清晨一片的刮锅声已经永远消失了，补锅匠挑着担子的身影一路远去，再也不回。

我总觉得土灶煮出来的饭，炒出来的菜，原汁原味，百吃不厌，满屋还飘着香。

子堰

石泽丰

子堰是一方水塘，位于老家村前门口塘的下方，与门口塘隔着四五层梯田。它的下方是河榻，河榻与河汊相连。每在汛期来临的时候，河水开始上涨，漫上河榻。大涝的年份，河水会顺着河榻漫入塘埂的缺口，倒灌进子堰。有好几年，河水漫过了塘埂，淹没了一些梯田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村人都会骂天。因为家家户户的水田本来就不多，种出的粮食不够吃，再被河水淹掉一部分，来年春季，村人绝对缺粮。1980年代，在那个贫穷落后的乡村，乡亲们只得用杂粮来充饥。每次水患，子堰都亲历过、见证过。

近些日子，我之所以想写子堰，因越发觉得它如一位年迈的母亲，在我们吸着它的乳汁长大远走高飞后，它仍旧仰卧在那里，依旧默默望着天空，仿佛等待着我们的归来。尽管下面河榻里靠天收的水田早已荒废，子堰在那些干旱的日子里，还是把怀里仅有的一汪水，通过缺口流给曾经灌溉过的土地。

在我出生的时候，子堰就默默地守候在那里，储存着水滋润着下方的稻田。它是什么时候建成的，村人至今没有一个说得清楚，就连年近一百岁的雪生公公，都说子堰在他儿时就在那里。

从我出生到现在，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头十五年间，我常常走近子堰，去它东边的冲落咀放牛或玩耍，去它下面的水沟里捕鱼捉虾。后三十多年，我从外上学到后来落户异乡，很少回去。即使偶尔回去，因时间紧促我也没有特意去看上子堰一眼。渐渐地，它淡出了像我一样从老家出来的已扎根于城里的中年人的视线。我们各自忙于当下的生活，被世俗裹挟，在日月轮回中衰老。如果不是上次都在这座小城生活的同屋场的几个人聚集在一起，谈论小时候捞鱼的趣事，我们还真的把它给忘却了。年长于我和旭光的小龙，说他十岁那年夏季的一个雨天，他将一只土碗（老家平时用来挑土的一种竹制器具）往塘埂缺口水里一放，稍后拎起便是半土碗的鱼。小龙说此事时，竟把子堰这个名字忘了，他描述给我们听的是一种方位的指代，他用门口塘下边的一口水塘代指子堰。我和一旁的旭光也没有记起子堰这个名字，还是旭光当场打电话给他远在两百公里外老家的小叔叔向溪，才打听到它叫子堰。

哦！对！对！对！子堰！子堰！我们三个人异口同声喊道。多么熟悉的名字，还有那些童年曾经接触过的美好事物，我们在远离故乡后的今天，是什么时候把它们给忘却了呢？它们如一颗颗值得细细品尝的美味糖豆，被我们早年藏进了各自记忆的口袋里。岁月如风一路奔跑，不知不觉中，记忆的口袋被扎出几个大洞，将长年没有提起的物件漏掉了。时隔几十年，当我们停下来摸一摸口袋的时候，却不知道那些糖豆何时从记忆的口袋里脱落了，留给我们的是一脸茫然。

如果不是七十多岁的向溪还记得且在电话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估计一时间难以想起它叫子堰；如果不是小龙提起捕鱼的往事，我们也不会主动提起子堰；如果再过几十年，生活在老家记得子堰的那一代人不在了，谁还能一口向我们准确地报出子堰这个答案来……越是这么想，我越是感到心中有一股隐隐的痛。我知道，那些祖先绞尽脑汁想出的充满智慧的代名词，本应代代相传，却不料有许多美丽的名词在时光淘洗中，被他们的子孙逐个弄丢了。包括许多多年后的子堰。即使子堰那时尚在，我们的晚辈对它的称谓，估计用的只是那口水塘来指代而已。

